佛手肚

田长尧

佛手肚,是旧时老黄县富贵人家的趣吃,吃佛手肚,象征着一个家庭的富有和高贵。贫困人家和普通庄户人家过年能吃上炸里脊就是上等菜肴了。

佛手肚,是一种蒸菜,主料首先是猪肚。也就是猪的胃,洗净,用开水焯一下,去掉脏腥味,放锅内煮至七八成熟时,捞出控净水,而后切成一片片长方形肚块。肚片半截保持原状,半截用刀切成韭菜叶宽窄的小条条。主料之二是猪瘦肉,洗净,热水焯去脏味,控干,用刀剁成肉末,再加入葱末、姜末、酱、味精、盐、料酒,姜要多放,调搅均匀。最后一道工序,将切好的猪肚卷成圆筒形,条条朝上,肚皮朝外,下部轻轻内弯封底,以免肉馅流露出来。再将肉馅装进猪肚筒里,用手压实,一个挨一个摆放于口大底浅的碗中,最好是粗砂碗,老黄县人称“大得乐碗”。做上几碗佛手肚,一块放大锅中蒸熟,取出凉透放好,待正月自家吃和招待客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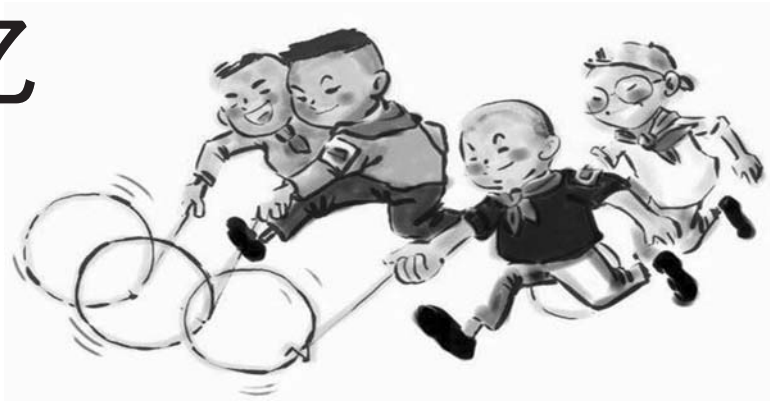
佛手肚,有两大特色,其一,形状美,蒸熟的肚筒上首,如同两双佛手,朝内弯曲着,捧着一团肉丸;其二,味道香,佛手肚汽蒸期间,猪肚的香味渗入肉馅,肉馅的五香浸入猪肚,其肉馅味道比四喜丸子还香美。猪肚,补中益气,止渴,断严重腹泻引起的虚弱,补虚损,杀害生虫。同猪肉馅同蒸同食,补羸助气,又主肺痨后血脉不畅。

听母亲说,旧时,富贵人家的女人都要学会做佛手肚,以显示高人一头,富贵人家。老爷爷干什么不知道,只知爷爷在清朝县衙里做事,奶奶做佛手肚是老奶奶教的,而母亲是在娘家学的。老爷在青岛做事,海边有座三层大楼,上海、哈尔滨也有买卖。母亲属富贵人家的闺女,必然会做佛手肚。佛手肚只有在正月才能吃一回,而且一人只有一个。正月家里招待客人上佛手肚,小孩不能上桌,只能远远看一看,抿抿嘴,想吃到是不可能的。旧时,母亲正月招待客人,现炒的菜不多,大都是腊月做好的成品。正月来客人了,锅下烧着“煮汤”,即带米的水;锅箅子上蒸着大饽饽,还有一碗佛手肚,一碗扣肉,一盘炸里脊,一盘炸丸子,一碗煮好的鸡,一碗炸蒸好的猪排,一盘早炸的鲅鱼段,一盘早炸的老板脆鱼条。现炒的菜多说两个,一个韭菜炒肉,一个醋溜白菜片。凉菜一般两个,醋拌白菜心和冻。

佛手肚好吃,一年又只能吃一个,所以孩子们做梦都想着吃佛手肚。母亲特别孝顺,家人吃佛手肚,孩子们一人一个,奶奶至少两个,有客人来,母亲也要夹两个放小碟里给奶奶。

一晃六十多年过去,奶奶不在了,父母也走多年了,佛手肚也断传了。我吃过很多饭店,也去过很多家做客,但一回也没见过、没吃过往昔的佛手肚。但只要一闭上眼睛,好像佛手肚就在眼前,仿佛还能闻到佛手肚那热腾腾的香气。

童年的回忆



孙英山

“少小离家老大回,乡音未改鬓毛衰。”前几天,我童年时代的女伙伴小玲,从沈阳退休回到了家乡探亲。她让她哥哥家中的小孙女带路径直来到我家,一进街门故意低声呼叫着我的乳名,又边走边高声喊着我的学名。这陌生而又亲切的呼喊声,旋即又唤回了我们五十多年前美好欢乐童年的回忆。

“啊,老了,老了,都老了,我们分别有五十多年了吧?两人异口同声地感叹着。”毕业后,由于参加工作,她离开了家乡,去了东北。她抢先说:“小时候一到春天,春暖花开时,咱们就提着小篮子到村东下河那些地头沟边挖荠菜,我挖得快,挖的多,你的篮子不满,每次都要帮你挖满方可回家。又住了些时日,苦苦菜露出嫩芽,这时的菜鲜嫩鲜嫩的,我们又结伴到荆山夼挖苦苦菜,回家洗净蘸酱吃,包包子吃,做小豆沫吃,春天刚下来的野菜,天然绿色环保无污染,鲜嫩无比,清爽可口,味道美极了,又好吃,又下饭,又开胃,苦苦菜医学上讲还能祛病清火。那些艰难度荒的年月,挖回家一篮子的苦菜,母亲做成菜团子吃,感觉有滋有味。真不敢想象那年月我们是怎样度过来的。夏天,咱们到离村很远的哗啦湾小水沟里,捉小虾,小河蟹,小鱼,小青蛙。这时我就不如你了,女孩子只能提着小水桶站在岸上观望,等着,看着,紧握小拳头,心里那个着急劲,你把捉到的小鱼,小虾和小蟹,放到我提的小水桶里,然后我们再分开高高兴兴地拿回家去。”

每年深秋,是我们小伙伴到桂山坡摘酸枣的好时节。“七月十五红一遭,八月十五红到梢”。看到那满山满坡满岗红绿相间的一片棘子林,挂满小酸枣,紫里透红,十分诱人。别看这一串串的小酸枣,要摘一小包可不容易,棘子树上的针是有故事的,是倒长的,一不小心,就刮破手指,所以摘的时候要小心翼翼。有一次,在摘的时候,我的手让棘子划破了,流血不止,吓得我哇哇直哭,当时又没有布包扎,是你发现棘子旁边有一个灰包窝(学名叫马勃),你马上用它的孢子粉撒敷在划破的口子上,立马把我的手上的血止住,我当时就怀疑你怎么知道它能止血,后来才知道是听你妈妈讲的,上山划破手可用灰包窝临时止血。

件件往事,又把我俩带进了回忆之中,也激起我们此刻浓厚的怀旧之情。还是她若有所思地说:“昔日那些天真活泼,无忧无虑的小伙伴们,今日不知又都在何方?唯有你那童年的形象就像镶嵌在我的心中,一直伴我在梦想的路上迅跑。这不我一回家就马上来找你。”童年的玩伴多年未见,乍一见面,一肚子的话就像打开了阀门的河水滔滔不绝。

听他说到这里,我如梦初醒。接着话茬也说开了。记得童年时代,因为我们两家是前后邻居,关系相处很好。一对孩童,两小无猜,一块上学,一块玩耍。记得那时冬季还上夜学,我俩吃完晚饭上晚学,肩膀上挂个母亲用鸡皮手巾,用松紧带缝个小书包,冬天,每人左手提个小煤油灯,右手捧个用罐头盒下面装点炉灰,上面放一些火碳的简易小火炉,放在桌子上好烤手取暖,那时学校条件有限,冬天也不生炉子。每天晚上两个点,学到8点钟,老师坐在讲桌上,看着下面的学生,让一个一个背当天学的课文。当老师喊着我的名字让我背课文的时候,你怕我背不下来,挨老师的教鞭,你就小声地给我提着词。每晚当老师离开板凳站起来,我们都知道今晚上又解放了。老师慢条斯理地说:“好了,今晚的课就上到这里。”这时我俩就高高兴兴地结着伴又说又笑地回到自己的家里。

你讲一起,我说一段,久别重逢,好像三天三夜都有说不完的陈年往事。岁月不饶人啊!往事不堪回首,仿佛就在昨天。五十多年未见,两位年近七旬的老人,始终都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之中,小玲,她那张布满皱纹的笑脸始终望着我,倾听着者,还像儿时那样童真,童趣,这甜蜜,幸福,美好的回忆,使我俩古稀之年的老人,真正地唤回了远去的,美好的,欢乐的童年。

童年电影热

柳华东

小时候,农村是没有什么娱乐的,看电影绝对是一种享受。那时候,老家后夼村因有驻军的关系,所以每周能看一场电影。这真是周边村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好事,所以每每来了电影,四邻五村都像过节似的十分热闹。

印象最深的就当是绍剧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了。由于这部电影太抢手,考虑到晚上会有许多村子的人来看,原本在大队院里放的电影,只好搬到更宽敞的学校操场上去了。晚上果然人山人海,喊姑叫姨的,呼朋引伴的,就像赶集一般!虽然绍剧胶东人一句也听不懂,大家照样看得欲罢不能!孙悟空和白骨精的变化多端,让我第一次见识了西游记的魅力!

再后来,就是京剧《杨门女将》,又是一场盛况空前的看电影大潮,因为杨门女将在村民心里那可是妇孺皆知的经典故事。真放映了,我却泄了气,京剧我几乎听不懂!出来几个武生还好说,打打闹闹,翻翻筋斗,热闹一些。最怕出来个老旦,咿咿呀呀地唱个不休!多亏了母亲一边看一边解释,把个故事说给我听,我才有了点小小的趣味。而其后几乎家家年画都贴穆桂英!

跑去邻村看电影当年很是盛行,但大都是别的村往我村跑。可有一回,不知怎么,一部《追鱼》居然后夼不放,却在五里地外的留家沟村放!故事的传奇色彩让大家都充满期待,傍晚许多人早早吃完了饭就匆匆往留家沟涌去。哥哥嫌我是个累赘,偷偷跑了。我就赌气自己跑出去。真到了大道上,要去的人几乎都走了,没人做伴,我怕了,不去又不甘心。正犹豫不决,父亲居然赶来了,说要带我去!

正是这一次看越剧,我不但从字幕上看懂了很有传奇性的故事,还平生第一次对越剧的唱腔产生了兴趣。

童年的那股电影热,已经随岁月的流逝而消退了,如今的年轻人大都迷于电子娱乐,对电影早没了当年的热情。而童年电影热的印象却深烙在我的记忆里,让我怀想不已!

街头武艺杂耍趣味多

于大卫

建国前后,烟台街头有几处卖艺杂耍市场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。这几处民间文艺市场多是紧靠商业市场和娱乐影剧场,诸如三马路小市(老称河沿小市)、海防营市场、新世界商场、华丰街市场、大庙戏台前、丹桂小舞台、少年宫、工人文化宫、进德会杂技场、新中国电影院、大光明电影院、群众剧场等等。

当年在这些市场中活跃着一个著名的评书艺人,名叫尹相远。据说一辈子专讲《三侠剑》,60本书,有序开讲,最后也没讲完离开人间。当年他是多在热闹市场露天拉摊说书,几个市场轮流表演。每每小锣紧敲,说书章回题目广告招牌在小桌前一幢,新老听众陆续围拢而来。他的惊木醒板在桌面一卡,抱拳谢谢听客,沙哑嗓门如汩汩溪流叮咚流畅道来。每到关键时刻,戛然而止,他的家人就会端着小笸箩近前收费,几分钱不等,恭敬地道谢声声不断,也有个别的听客慷慨解囊,他们就会半跪谢之祝福一番。有的小孩童,手头没钱,往往在收钱的时候急忙跑到人群后面,开讲时又稍稍攒到人群前面,他们都是笑而接纳他们。尹相远随后情绪饱满继续紧接紧张情节开讲。有人记得,尹艺人也曾讲过《七侠五义》《小八义》《大八义》,但都不如《三侠剑》讲得精彩。夏季,傍晚。常常看见一位健康者领着一队手扯手的年迈盲人,他们各自备有演唱乐器,走到乘凉的空闲地坐定,成段地说唱鼓书,听众常常报以掌声叫好声,夜空荡漾市民的欢笑声。

上岁数的老人大多记得,烟台街有一个武术艺人,既有武功夫又有小手艺,名叫窦宝红(谐音,说不准)。他常常光着脊梁,筋腱着饱满肌肉,有时是玩命地给众人表演武艺。我亲眼看见,他用双臂将直挺挺三公分的铁条弯成U字形;用自己的肚子将铁锁链鼓断;用手指旋转将一块新砖钻个窟窿继而钻透;将一块瓷碗小片,用手指捏成粉末。有人说,他有武术基本功,不可否认。但有的也是魔术,能让人看不出破绽,这就是精良艺术。窦宝红卖过大力丸,就是为了维持生活。

我妹夫亲眼看见外来江湖艺人,在华丰街市场表演“碎卵石”:一块小西瓜大小的鹅卵石,先是垫砖用手腕砍击,下面砖已破碎,但鹅卵石安然无恙完好无损。此时,这位艺人抱起鹅卵石向自己的额头猛然撞击,鹅卵石竟然断成两半,艺人的额头皮毛无伤,观者无不叫好。随后,他的艺童叫卖膏药,一书包膏药一售而空。另有一个江湖艺人来烟街头传艺,先要标枪,舞了好一阵子,忽然一枪触砖铺的地面,枪头掉了。围观中一位好汉鼓掌叫了倒好,那位艺人立即近前向好汉抱拳致以歉意,回头从自己包里取出一把短剑相赠致谢,好汉推辞。好汉竟借艺人的花枪很有章法地舞将起来,艺人当即拜师。据悉以后二人成为街头艺界挚友。可见当年街头武艺人的骨气与仗义。

市府街进德会和南大街工人文化宫分别有一块宽敞场地,竟然成了杂技团固定表演场地。他们每年按时前来搭起偌大的帐篷,内设简易看台,鼓乐鸣奏,招揽观众。节目多为各项小杂技、跑马特技、魔术等。在场外的观众,往往看到高高竖起的木杆上,男女空中杂技表演,以享眼福。

街头武艺杂耍,是民间文艺的表现形式。这种形式当年烟台街的百姓喜闻乐见,酿成一种特有的芝罘当年民间文化,这种民间文化产生的生活影响不可小觑。这一港城特有的街头文化形式,随时代的变化,延续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叶逐步消失。